

灼

艾

集

灼艾集序

鹿園先生好著書所著有讀學庸畧語孟畧有讀老子贅言玩鹿亭稿諸集而尤精於內典譚性命而窮要妙出玄入微遠則伯仲道州河南近則韻頑餘姪增城使見于三事六卿之間將必有道德佐

人主之効乃以世爵至兩總漕政拜都督稱名臣其見之漕河疏析

國家利病至今心計之臣不能外其遺構風畫顧先生善病病輒休則又時時手一編漁執獮稗取瑜弃瑕久而成集題之曰物艾薦紳學士尤喜讀其書至紙敝墨渝久而漫滅不可讀會其冢孫

邦寧參浙西戎事次第刻其集為名山
之巔者別有序并刻是書寓書于予請
序之余惟名頑之所見于世者二大之流
鵠樹駿為社稷不朽之稱則土苴一世之
文章而黜其思次之則總統道德性命之
譚皇王經濟之術成一家言則弁髦一
世之事功而黜其勞即所謂結撰之家

述而不作則又糜金屑玉錯繡綬錦自
命焜耀以為麗而履虛蹈險徵幽詰怪
瑰瓊商宇者至不可解以為奇穢無關
于世教而或者宗本六軌臚列古之仁
聖賢人以比于盤盂箴砭者又使人讀
不能竟卒以厭去若是者何蓋皆以書
集者也非能集書者也惟先生之學粹

然一本于自得其見之實政實事者既
以稱不朽矣而退休之年老無廢日吟
誦披閱之暇乃出是集用物雖弘取材
甚精若堪輿氏覽天下山川陸海之形
方里堂坊指點尺寸之真無不孕靈毓
奇又若尚方之工聚金集鏐盤匜鍤鏤
敗禹壘墨鎔以陰陽之炭鞴以天地之

治入靡不有而出靡不精一一肖物之形而光彩煥發見新而忘故故今讀先生是集者若挹先生之鬚眉于座上也蓋其御物不疑若宋廣平節齋淡泊若仇秦然極飢濟荒若范文正急流勇退若韓忠武居洛著書若司馬端明超生死後如劉元城生平之質行誠心善自

肖其貌而筆之書語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先生之謂乎勲名文章可謂兼之質有其文武矣後之讀是集者無以非先生之結撰而不足以見先生也為序之

萬曆辛丑秋日前進士天官尚書郎
武林錢養廉書於貽清堂

灼艾集目錄

卷一

唐語林

拥虱新話

鶴林玉露

涑水迂書

龍舒子

齊東野語

平江記事

尚論編

漫叟拾遺

南溪詩話

夢谿筆談

全唐詩話

王子年拾遺記

省心錄

芥隱筆記

因話錄

吳禮部詩話

卷二

世說新語

霏雪錄

南郭子

荆谿林下偶談

自警編

譚子

續觀感錄

玄敬詩話

韻語陽秋

聽雨紀談

阜木子

哎子

養生類纂

三餘贊筆

灼艾集目錄終

灼艾集卷之一

四明萬表選集

男達甫訂証

孫邦孚重梓

唐語林

玄宗時重午日勅賜丞相鍾乳宋璟命子弟將此附
醫人合鍊對曰上之所賜必當珍異附其家必遭竊
匿。璟曰持誠示信尚懼見猜以猜示人其可得乎爾
勿以此待人耻受人欺者著眼

谷那律貞觀中為諫議大夫褚遂良呼為九經庫永
徽中常從獵途中遇雨高宗問油衣若為得不漏那

律曰能以瓦為之不漏也意不為畋獵高宗深賞焉
賜帛二百疋

陸少保字元方曾於東都賣一小宅家人將受直矣
買者求見元方告其人曰此宅子甚好但無出水處
買者聞之遽辭不買子姪以為言元方曰不爾欺之
也

唐公臨性寬仁多恕嘗欲吊喪令家僮歸取白衣僮
僕誤持餘衣懇未敢進臨察之謂曰今日氣逆不宜
哀泣向取白衣且止之又令煮藥不精潛覺其故又
謂曰今日陰晦不宜服藥可棄之終不揚其過失

韋丹少在洛陽嘗騎驥至中橋見數百人喧集水濱
迺魚者網得大鼈繫之橋柱丹不忍問曰幾錢可贖
曰五千丹曰吾驥直三千可乎於是與之放鼈于水
徒步而歸

大曆中初關東飢疫人多死榮陽人郭損率有力者
每鄉為一大墓以塋棄尸謂之鄉塋翕然有仁義之
聲

劉玄佐賚為將相其母月纖縑一疋示不忘本每觀
玄佐視事見縣令走階下退坐語玄佐賚為將相吾
向見長官白事卑敬不覺慄悚思汝父為吏本縣時

常畏長官汗悚今爾當廳據案待之亦何安也因喻
以朝廷恩寄之重湏務捐軀故玄佐終不失臣節
尚書左丞相李廙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
嘗造廙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弊迺令人潛度廣狹
以鹿竹織成加緣飾將以贈廙三摺至門不敢發言
而去想見如何

捫虱新話

予嘗變劉道原能自攻其過云平生二十失佻易辨
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說古非今不違時
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妄自標致擬倫勝已疾惡太

悲不恤。怨怒事上方。簡遇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
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于人。不恤咎怨。多言不
中節。高談無畔。奸臧否。品藻不擇。人過惡立。事隨衆
好。更革應事。不揣已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言深。戲謔
不知止。任事不避禍議。論多譏刺。論事無機械。行止
無規矩。人不忤已。而隨衆毀譽。事非大害。而憂患太
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此二十失者。予亦有之。疑
最甚者。佻易辨急。遇事輒發。猶介劄直忿。不思難疑。
滯少斷勞。而無功疾惡。太甚不卹。怨怒直語。自信不
遠嫌。疑求備於人。不卹。怨咎臧否。品藻不擇。人過惡立。

淺言深戲謔不知止。臨事無機械行止無規矩人不忤已而隨衆毀譽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

道原又云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疎闊劇談而不辨慎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強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驟進僥倖而徒費欲速而遲鈍識暗強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樂易而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為人所欺此十八蔽者予亦有之其中有可自恕者智小而言大言疎闊而實無謀賓客滿座而不喜談辯與人寡合而未嘗異

議遇喜而不自樂多難而不憂率爾勤靜而未嘗有意以無思處事多忤以無疑故數為人所欺其最可自責者尚風義而齷齪不畏強禦而無勇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予每以此自攻其過亦如道原遇未嘗不悔旣悔復然亦不知其所以然也

予又嘗愛吳處厚能論相云心相有三十六善夫人嘗言意氣求官自如此一也有罰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有美食分人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常行陰德事方便六也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八也利人免己九也不逐惡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

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改行易操十三也夜卧不便
睡着十四也馬上去不回頭十五也人不憎怒十六
也不文過飾非十七也作事周匝十八也不忘人恩
十九也有大量二十也不毀善害惡二十一也濟人
急難二十二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二
十四也為事衆人用之二十五也不多言妄語二十
六也得人物每事慚愧二十七也語有叙二十八也
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常言善事三十也不嫌
惡衣食三十一也方圓隨時三十二也行善不倦三
十三也知人飢渴勞苦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

也竭力救難三十六也三十六善全者位極人臣壽考永終不全則福禍相抑蓋有之固非外事無之實為累德子故嘗以二十失斗十八蔽自攻其過以後三

十六善自飾其明

鶴林玉露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預門上一針矣予觀大禹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門排伊闢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

征三年赤眉凡凡履讒歷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於
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乘夷墮三都誅
少正邪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真正大英雄
也後世之士殘忍冠挾能聚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
才閑隣罵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
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錯亂震懼隕
越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節弭大變撐柱乾坤昭
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
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峽
目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况下于禹者可以不勤

不儉乎予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飢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佐夜則頹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晉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痺疲而無異患于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歛則精明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人之狂惑失其本心有大可笑者南史范雲初為陳武帝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感寒疾恐不獲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欲便瘥甚易政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况二年乎文伯迺以火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裹以溫松翌日有瘳雲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夫老子曰身與名孰親況于榮譽外物有道之士蓋視為塵垢枕藉曰所見未超未能忘情則亦有此身迺可有此榮譽也今雲欲預九錫之慶迺甘心促壽愈疾以遂所謂

皮之不存毛將安傳豈不愚惑之甚哉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予謂人患道心不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能損哉彼慕膻鷄餌之念洗滌未淨往往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履泉石而意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桎梏宜其看除目而心為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道心哉伊川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脚腳飲水樂在其中矣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公云艮其背是止于止行其庭是止于動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已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人無已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

也止而至于如此其誰能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計害之或誘以淫聲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惧以奇形異物或脅以刀鋸炮烙僧皆不為之動久之迺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老人之不聞不見無盡此即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心安如是又豈除目所能損哉

葉水心曰國初宰相臺諫侍從莫敢議之至韓琦范仲淹始空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為以下攻上為名節地可也而未知為國家計也然韓范既以缺

勝及其自用事臺諫侍從方襲其迹朝廷每有一事
則是非雖起譁然不安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
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范公
當國不久韓公當國時最被司馬溫公激惱然韓公
包容聽受無幾微見於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
便指為跋扈而公亦無愠色蓋已為侍從臺諫則能
攻宰相之失已為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
無意無我人已一致之遂實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
家之美事也豈有已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攻已
哉謗云吃拳何似打拳時此言雖鄙實為至論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
來書迺謂自家屋裡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
為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
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舍邪而適正其枯終不
悛則當為夬之上六矣舜子四凶孔子于少正卯亦
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乃掛草鞋一雙于方丈前題
詩云方丈茆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腳底
後來關未必船艘就此埋子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
此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

峻
絕
○

而置之卧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捨日月若促裝者乎又聞背有京尹忘其名不攜家唯弊篋一簷每晨起則撤帳捲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柱棒撐弊篋于廳事之前常若逐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強拒絕宦寺悉無所畏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蓋言以瓦盆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杯同一醉也尚何分別之有由是推之蹇驥布嚮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床莞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

伯夷不立于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絕俗矣然不念舊惡未嘗流于刻薄也柳下惠視袒裼裸裎焉能免我可謂和光同塵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未嘗流于苟賤也此其所以為百世師歟東漢徐孺子矯矯特立諸公薦辟皆不就然及薦辟者死矣難瀆酒萬里赴弔於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其為東漢人物之冠冕不亦宜乎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筭星數知人禍福直卿云吾亦有箇大筭數書曰惠迪吉謐遂凶佐善降之百祥佐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

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個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于
子之莫數乎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
一日不知此味予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之
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于公卿皆得啖菜根之
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吃
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駒弗受也天下信
之久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為疑
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後世惟諸葛武侯
有伊尹風味觀其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

田五十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
不別治生。以長寸尺。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
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為何等物。故先
主臨終。謂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
非先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誤。此言雖然。先主孔明
魚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誤。後主與左右固
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讒慝也。孔明所
謂諸有作奸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繩束。左右
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興草辭之謗。後
主倚信亦卒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生心事。暴白

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絕無而僅有矣。

仇泰然守四明與一憮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月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為小官，廼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踈。予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于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長久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釀飽鮮，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胃清

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為一寶

瞻量何
等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傳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為賊用况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

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因斬之曰夜來獲奸紂公後嘗于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于鮑叔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勃客之流也

楊誠齋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習盍相與趙聖門德行科乎誠齋大悟不復習作干慮策論詞科可能曰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周室去班爵之籍孟子已不能道其詳孟子亦安能中今之詞科哉

宋皇祐間吳中大飢范文正公領湖廻縱民競渡

照濟妙法
推類可為

與僚佐日出羹湖上諭諸寺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廢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廻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不致轉徙墮墮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近時莆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雖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剝歛民財興無益之土木公為此邦之望盍自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為之乎莫非傳此邦之人為之也歟之于富饒之家散之于

貧窶之輩是小人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
荒歲惟恐僧之不為塔也子廼欲禁之乎

唐司空圖書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
六龍飛轡長相窘更恐乘危自着鞭戒好色自戕者
也楊誠齋嘗謔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廼自
求押到何也

慶曆中劫盜張海過高郵軍晁仲約令百姓斂金帛
牛酒勞之海悅徑去不為暴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
范文正不可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阻之
何以整衆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

事柰何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以為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朝廷意終夜彷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繞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北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若書王荊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纔一曲夫着一能讀書之心橫于胸中則錮滯有我其心已與古人懸隔矣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呂東菴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

心必先求吾心迺可見古人之心此論最好真讀書
之法也當時趙清獻公之折荆公曰皇夔稷契何書
可讀此亦忿激求勝之辭不足以服荆公夫自文籍
既生以來便有書丹書放勲三墳皆書也豈得謂無
書哉特臯夔稷契之所以讀書者當以與荆公不同
耳當時荅荆公之辭只當曰公若網於有我之私不
能虛心觀理稽衆後人是迺不能讀書也嗚呼荆公
往矣後之君子窮而講道明理達而撫世酬物謹無
着一能讀書之心橫在胷中也哉

史殖貨傳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貪賈所得宜多

而反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知予
貪賈知取而不知予也夫以子為取則其獲利也大
富商豪賈若惡販夫販婦之分其利而斲斲自守則
亦無大利之獲矣漢高帝捐四萬斤金與陳平不問
其出入裂數千里地封韓彭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氏
有天下劉晏造船合費五百緡者給千緡徒吏胥工
匠皆有贏餘是皆得廉賈之術者也東坡曰天下之
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于寒陋之小人

涑水迂書

司馬溫公

迂夫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叩之

然後鳴鑼旬鐘鞞人不以為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鍾鼓矣

迂夫病齧齒呻吟之聲達於四鄰通夕不寐有道士過之問曰子知病之所來乎曰不知也道士曰病來於天天且取子之齒以食食骨之蟲而子拒之是違天也夫天者子之所受命也若之何拒之其必與之迂叟曰諾於是以外齒與蟲惛然而寐一夕而愈

天雨迂夫出見飯車息于高蹊者指謂其徒曰是車也將覆不久矣行未十步聞謹聲顧見其車已覆其

徒謂曰。子何用知之。迂叟曰。吾以人事知之。夫天道
雨渟而溪獨不濡。又狹而高。是衆人之所趣也。而車
不量其力。固狹。擅高。久留不去。以妨衆人之欲進者。
其能無覆乎。禍有巨于此者。奚飯車之足云。

或問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
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
不能徙。以為如制悍馬。如幹礪石之難也。靜而思之。
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迂叟曰。人情苦厭其
所有。羨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羨。已得則厭。厭而求新。
則為懃無不至矣。使知所未得。盡已得所。苦則庶幾矣。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問
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為容觀也稱體斯美矣出
人舍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
食之物所以為味也達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刺
鏤之朱綠之以為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龍舒子

予嘗聞至人云人生衣食財祿皆是定數若儉約不
貪則可延壽奢侈過求受盡則終警如人有錢一千
日用一百則可十日日用五十可二十日若恣縱貪
侈立見敗亡則若一千之數一日用盡可不畏哉易

稱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是天地之大变化之妙鬼神之奧猶不能逃于數况于人乎或謂人有廉儉而命促貪奢而壽長者何也廉儉而命促者當生之數少也若更貪侈則愈促矣貪侈而壽長者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則愈長矣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制之若無斯為聖人節而不縱可為賢人縱而不節是為下愚盖殺生以資口腹婬慾以喪天真二者更相助矣因美飲食則血氣盛血氣盛則婬慾多婬慾多則反損血氣血氣損則又賴飲食以滋補是二者更相造罪也若欲省口腹

先節姪慈若能節姪慈即可省口腹矣乃安身矣
年之道若能節而絕之則粗糲亦有美處矣若縱之
則人生受用之數有限限盡即早終矣

佛言受即是空。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列
數味。放筋即空。出多騎後既到即空。終日遊觀既歸
即空。又如為善事既畢。其勤勞即空。而善業具在。為
惡事既畢。其快意即空。而惡業具在。若深悟此理。則
食可菲薄。無過用殺害之冤債。出可隨分。無勞心苦。
人之煩惱。遊觀可息。無放蕩廢事之愆尤善可勉為。
無懈怠。因循之失惡可力戒。無恣縱慾讐之罪可喜。

河湟人義
小或云善
惡六空案
何

得此理故欲與人共之

齊東野語

韓忠武王以元樞就第絕口不言兵自號清涼居士時乘小驢放浪西湖泉石間至香林園蘇仲虎尚書方宴客王徑造之賓客歡甚盡醉而歸明日王餉以羊羔且手書一詞以遺之臨江僊云冬日青山瀟灑
靜春來山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閒不是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翁多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王生長兵間未能書晚歲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詞詩詞皆有

見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梓人倫材往往截長為短斲大為小畧無顧惜之意
心每惡之因觀建隆遺事戴太祖時以寢殿梁損損
大木換易三司奏聞恐他木不堪乞以摸彷一條截
用上批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別尋進來於是止嘉
祐中修三司內勅一項云敢以大截小長截短並以
違制論即此勅也大抵王言豈區區斲一木哉是亦
用人之術耳

朱承逸居嘗之城東門為本州孔目官樂善好施嘗
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

男子携妻及小兒在焉。扣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以數倍。督索無以償，將併命于此。朱測然遣僕護其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羣坐于門，因以好言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故，將使四人死于水于汝安乎？」幸吾見之耳。汝亟歸告若主，彼今旣無所償，逼之何益？當為代還本錢，可亟以元券來。債家聞之，慚愧聽命，旣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為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給之而去。却是歲生孫，名服熙，寧間中榜第二人。仕至中書舍人，次孫肱亦登第。著名節，即著南陽活人書者，服子或即著萍洲可淡者，遂

為吾鄉名族焉天之報善昭昭也如此

謝方叔惠國自寶祐免相歸江西寓第壬午正月公
薨居無他忽報雙鶴相繼而斃公喟然嘆曰鶴旣仙
化余亦從此逝矣於是區處家事凡他人負欠文券
一切焚之沐浴朝衣焚香望闕遙拜次諸家廟祝白
招親友從容叙別具有條理遂大書偈曰罷相歸來
十七年燒香禮佛學神仙今朝雙鶴催歸去一念無
慙對越天暝自靜坐須臾而逝邊表來上特旨盡復
元官恩數贈恤加厚馬生死之際亦近世諸公所無
者

趙南仲以誅李全之功見于趙清臣史撰每左右之
遂留于朝其後恢復事起遂分委以邊面赴鎮之日
朝紳置酒以餞邊有呈緣竿伎者曹西士賦詩云又
被鐸聲送上竿這番難似舊時難勸君着脚須教穩
多少傍人冷眼看未幾師果不競

昌化章氏昆第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
子未幾其妻得子栩其弟言兄旣有子盍以所抱子
與我兄告其妻妻猶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
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
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卒

與之而二子皆成立長曰栩字景韓季曰諤字景虞
械之子樵槱訓之子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為名族孝
友睦婣之報如此婦人有識尤可尚也

平江記事

吳人自相呼為獸子每歲除夕羣兒繞街呼吽云賣
癡獸千貫賣汝癡萬貫賣汝獸見賣儘多送要賒隨
我來蓋以吳人多獸兒輩戲謔之耳吳推官嘗謂人
曰某居官久深知吳風吳人尚奢爭勝所事不切廣
置田宅計較微利殊不知異時反貽子孫不肖之害
故人以獸目之不亦宜乎

徐孝祥居吳江同里。雖茅屋數楹，而對石自然幽勝。有田數畝，足以供饘粥而已。隱居好學，不求仕進。尚文好客，客至必留飲，以故歲常釀酒數石，而自奉則布衣草屨，泊如也。一日後園徐步，見葑根一坎，墮陷，諦視之下，有石甕啟之，皆白金也。迺撿之一，毫弗取。人無有知者。幾三十年，值至治壬戌歲，大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邪？」迺啟其穴，物皆如故。日取數錠，收糴以散貧人。所全活者不可勝計。物盡，迺已。女將適人，惟荆布遣之。而於藏中之物，錙銖無犯。其子純夫，以明經第解官，至翰林供奉，承旨孝祥封。

如其官壽至九十七而卒

尚論編

嚴尊字君平西漢時人卜筮于成都市日閱數人每依卦詞教人以忠孝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讀老子蜀人羅冲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家萬金子無擔石之儲何謂有餘曰吾嘗宿子家見子晝夜汲汲無有足時我賣卜不下牀而錢數百座埃厚寸無所用之豈非我有餘乎

袁萬頃字元量不樂仕進以薦者召為司直在朝賦

新詩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爲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齋下翠竹蒼梧仔細看遂促歸

奇絕那得
不敬

司馬溫公置獨樂園當春明之際卉木繁秀許人觀之觀之者咸以錢與園丁召直謂之茶湯錢積千而納于公公怒曰吾豈少此哉直曰知汝閭只端明不愛錢耶于是創一井亭以便行客亦不私其錢李俄明道中知絳州還朝閣門祗候李康伯謁之因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于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

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蓋一徃見之。僕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以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焉。能隨羣逐隊趋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

劉器之為司馬公所重。元祐間薦為館職。謂器之曰。足下知所以相薦否。器之曰。某獲從公游舊矣。公曰。非也。某閑居足下時節問訊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一書。此某之所以相薦也。

漫叟拾遺

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丐者為友。或曰。君友丐。

者不太下乎。對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無君子則與松竹為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出遊于國見君子則友之。丐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之友也。丐者丐論子能聽乎？吾旣與丐者相友，前求罷丐友相喻曰：子羞吾為丐邪？有可羞者亦曾知之未也？嗚呼！于今之世有丐者，丐宗屬於人，丐嫁娶于人，丐名位于人，丐顏色于人，甚者則丐權家奴齒以售邪妄。丐權家婢頗以容媚惑有自富丐貧，自貴丐賤。于刑丐命命不可得就死丐時就時丐息至死丐全形而終有不可丐者，更有甚者丐家族于僕圉。

捐氣言乎

性命於臣妾。寧宗廟而和耻。而妻子而無辭。有如此者。不為羞哉。吾所以丐人之棄衣。丐人之棄食。提冕倚杖。在於路傍。且欲與天下之人。為同類耳。不然。則無顏容行於人間。夫丐衣食貧也。以貧乞丐。心不慚。迹與人同。示無異也。此君子之道。君子不欲全道邪。幸不在山林。亦宜且冕杖隨我。仰丐者之狀貌。學丐者之言辭。與丐者之相逢。似丐者之無耻。庶幾世始能相容。吾子無齎然取不容也。于戲。丐者言語如斯。可編為丐論。以補時規。

元子嘗問命于清惠先生。先生曰。子欲知命不如平。

心平心不如忘情啞白先生教之先生曰夫平心
能正是非忘情能滅有無子何先焉曰請先忘情先
生曰子見草木乎子見天地乎草木無心也天地無
情也而四時自化雨露自均根柢自深枝榦自茂如
是天地豈醜授而成哉草木豈憂求而生哉人之命
也亦由是矣若夭若壽若賚若賤烏可強哉不可強
也不可強也不如忘情當學草木嗚呼上皇強化天
下天下化之養之以道德道德偽薄天下亦從而偽
薄嗚呼後王急濟天下天下從之救之以權宜權宜
侈惡天下亦從而侈惡故起貪徇紛急之風以至于

今聖賢者藐藐然猶傷命性愚惑者恩恩然遂忘家國其由不審不通醜授憂求而已子不諭乎

南溪詩話

老杜詩當是詩中大經他人詩如諸子之流也杜詩有高妙詔如云王侯樂轡蟻同盡隨丘壟顧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可謂深今理窟晉宋以來詩人無此句也

富貴于人遺物所斬人至晚景游絲繩縛免置弗宅售妓妾以償其平生所不足者如樂天詩云多少朱門纏空堦主人到老不曾歸司空曙詩云費金用

盡縱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
此二詩使人淒然誠不足爲此

文正公鎮越有戶曹孫君中舉子幼家貧公助之以俸
俸一官縉治巨幕差老行役送歸作詩一絕戒其叟
曰過閩潭但以吾詩示之十口相攜泛巨川乘輪渡
熟去懷耽閩潭若要知名姓便是放兒寡婦船

寒食雜記

沈括

攝呂陽羅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
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惟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
一間其子居之室之弃有空地丈餘即是籬門杜生

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軻曾徃訪之見其人頗瀟灑自陳村民無所能何為見訪軻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告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來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來下納涼何為不出門也但無用于時無求于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其所以為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迺以田與兄携妻子至此偶有鄉人借此屋遂居之惟與人擇日又賣藥以具饋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為傭耕自此足食鄉人貧以醫自

六拔葵如何

卷之二

三

芥莊化身

給者甚多。自食既足，不當更兼鄉人之種。自爾擇甲賣藥。一切不為。又問常日何所為。曰：端坐耳。無可為也。問頃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嘗觀書。問觀何書。曰：曾有人惠一冊書，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閒曠，言詞精闢，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之為人。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渾厚。未嘗妄言。未嘗嬉遊。雖買鈍，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徃徑還，未嘗旁遊一步也。予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卧。疲甚，與

官屬閒話輒還及此不覺肅然頓忘煩勞

知道者曷未至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効驗尹師魯自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自言以進退為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頃若有所得自為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坐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憐也宜往見之為致意開諭之無使成疾炎即詣見而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廻

笑曰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沫死矣與炎談論頃時
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
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
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尹
曰此在公耳迺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
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
謂有力矣尚未能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進退兩忘
猶存于胸中歟

全唐詩話

唐姚崇口箴云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

為詩斯言不善千里違之勿謂可復馴馴難追惟靜
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
多害聲繁則滛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
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為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
之首無掉爾舌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歎之
謹之可大可久歎之伊何三命而走謹之伊何三緘
其口勉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韋弦

顏魯公為臨川內史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貧妻厭
之一日告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學在琴詩頭
上而今有二絲漁父尚知谿谷暗山妻不信出身置

荆鉞任意掠新鬟明鏡送他別畫眉今日便同行路
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妻持詩詣州請公牒求別醮願
公案其妻曰王歎之廩旣虛豈尊黃卷朱叟之妻必
去寧見錦衣汚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僥倖者
多遂棄之後無棄其夫者

周朴唐末詩人寓于閩中僧寺假丈室以居不飲酒
茹葷塊然獨處諸僧晨粥外食朴亦携巾盂廁諸僧
下畢飯而退率以為常郡中豪貴設供率施僧錢朴
即巡行拱手各丐一錢有以三數錢與者朴止受其
一耳得千錢以賂茶藥之費將盡復然僧徒亦未嘗

厭也性喜吟詩尤尚苦澁每遇物搜奇抉思自肝忘返苟得一聯一句則欣然自快嘗野逢一負薪者忽持之且厲聲曰我得之矣樵夫矍然驚駭掣臂棄薪而走遇游徼卒疑樵者為偷兒執而訊之朴徐往告卒曰適見負薪因得句耳卒乃釋之後黃巢至福州求得朴問曰能從我乎答曰我尚不事天子安能送賊巢怒斬之

李約觀祈雨云桑條無葉上生煙簫管迎龍水廟前朱門幾處耽歌舞猶恐春陰咽管弦此輩豈知處隱者邪薛夷中公子行云種花滿西園花發青樓道花

下禾生去之爲惡草亦此意也又詠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又斲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道只照蓬萊屋所謂言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旨也李紳憫農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惄惄如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呂溫誦之曰此人心爲鄰相果如其言

王子年拾遺記

燕昭王四年王居正寢召其臣甘需曰寡人志于遷

遺欲學長生久視之法可得遂乎需曰臣遊昆臺之山見有垂白之老宛若少童貌如冰雪形如處子血清骨勁膚實腸輕迺歷蓬瀛而超碧海經涉升降遊往無窮此為上僊之人也蓋能去滯慾而離嗜愛洗神滅念常遊于太極之門今大王以妖容惑目美味爽口列文成羣迷心動慮所愛之容恐不及玉纖腰皓齒患不如神而欲却老雲遊何異操圭爵以量滄海執毫釐而迴日月其可得乎昭王迺徹色減味居乎正寢賜甘需羽衣一襲表其墟為明真里任末年十四歲學無常師負笈不遠險阻每言人而

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庵削荆為筆
魁樹汁為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縷麻蒿以自照觀
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
以淨衣易之非聖人之言不視臨終誠曰夫人好學
雖死若存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耳

省心錄

士大夫若以一官之廩祿訃則不知其爲素餐請以
驅役之卒奉承之吏供帳居處詳陳憲算則凜然如
履冰炭然如臨淵有愧于方寸者多矣若于奉公治
民之道不加思則竊人之財不足爲益矣

悉云襟薄
應知此意

古之人孝弟力田行著於鄉州黨族名聞于朝故命之以官其臨民也安得不豈弟其泛事也安得不服勞其處已也安得不廉其事上也安得不忠後之人強記多識專于緝綴有不知父子兄弟之倫者有不知稼穡之艱難者蓋經典子史為取富貴之筌蹄故忠義日薄名節日衰惟賢者則不然此無他去古既遠無成周賓興之法耳

富賤者奢侈相尚奉養之外棄廢寶貨窮極土木惟務相勝貧賤者專于工巧伎藝古所未見一日之直可以盡農夫終歲之利故棄本逐末耕棄者少而衣

食者多求其盈餘儲積不亦難哉

張飽悅于大江驟駿馬于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嗤樂莫大焉用心專者不聞雷霆之震驚寒暑之切肌為已重者不知富貴可以殺身功名可以致顯禍行通衢大道者不迷心至公無私者不惑

飽肥甘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譽不知止者殺身飽藜藿者鄙膏梁樂貧賤者薄富貴安義命者輕死生遠是非者忘滅否

芥隱筆記

山谷詩啜羹不如放麑樂羊終媿巴西按說苑樂羊為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為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為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絕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于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山谷之謂巴西不可乎

老杜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嗚呼
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樂天
百姓多寒誰可救一身雖煖亦何情安得大裘長萬
丈一時都蓋洛陽城

因話錄

范陽盧仲元家于壽之安豐其妻清河崔氏崔氏兄
即有薄田百畝在洛城之東守道力田以自給未嘗
干人常躬耕得金一瓶計百兩不言於人密埋于居
室內臨終其妻李氏以家貧子幼身後凍餒為憂崔
屏人語妻以埋金之事指其記處戒云慎勿言于人

他日盧郎中來可告也未幾盧赴調經洛中吊崔氏之孤訖李氏述亡夫之意盧悲泣久之曰唯嫂之命盧遂罷選持其金鬻于楊州時遇金賚兩獲八千復市南貨入洛為崔孤置田宅兼為剖分家事既畢而歸踰年方選竟未嘗言于人唯密親有知者盧君生旣字子嚴清望重器為世名臣信陰德之報也

或問東津先生曰昔人立法將以利人邪曰利之曰何以後世反為害也曰因其利而奸生則反害也燧人鑽木致民火食以熟百物安知後世有咸陽焚燒宮室三月不絕之毒伏羲畫八卦造書契安知後世

有假鬻文字以筮道欺誑時俗之弊后稷播百穀安
知後世有椎酤閉糴茶鹽求利之苦軒轅制車服戎
器安知後世有華潭靡麗相尚及窮兵黷武之弊制
宮室安知後世有甲第別館凌雲耀日唐虞建官列
爵安知後世有入金納粟冒取公侯禹平水土別九
州安知後世有山林川澤之稅開津堰埭之難周公
制嫁娶之禮安知後世以依倚姻援而求富貴孔子
刪詩書定禮樂垂五常之教安知後世有掠儒之名
而盜聲華叨尊顯凡此觸類流訛流蕩紀綱大壞其
本豈聖人之過邪其由聖人啟之邪其後世為治者

引而熾之邪

有詣其友生見衲衣道人在坐不憚而去他日謂友生曰公好衣褐之夫何也吾不知其賢愚且覺其臭友生應曰毳褐之臭外也豈甚銅乳飼乳之臭並肩而立接跡而趨公處其間曾不嫌耻反譏余與山野有道之士遊南朝高人以蛙鳴蒿菜勝鼓吹吾視毳褐愈于世之朱紫遠矣

吳禮部詩話

楊與立子權從朱子游寓居蘭谿幽居詩云柴門閑寂少人過盡日觀書口自哦餘地不妨添竹木放教

希鳥往來多船頭詩云船頭石磴坐盤桓勝見修鱗
往復還可是水深魚壯禁不須妄意要著事有道之
言意象自別頗與禽語相關窓草不去意同後一旨
還萃非韻不必論

王相元章魯齋從弟勸農詩云雲擁旌旗出翠微勸
農五馬夜歸遲年年祇把親耕語說與山光水色知
于介翁和之云同片分田古意微租庸邊法亦陵遲
欲耕多是無田者試問使君知不知皆規調感慨之
言也

范浚茂明雜興詩云乞火固得火不如鑽燧多寄汲

非無泉鑿井泉盈科君子賚自得顧豈求之他心焉
有餘師柰彼自棄何又飢人嘗敗向渴人甘腐漿一
為飢渴害飲食俱失常况茲方寸間邪欲紛難量微
哉此心害禍甚飢渴傷沒用心箴見如朱子且有不
知淺誰學之之嘆愚歎其文大槩有得于孟子為多
二詩亦祖孟子意杜叔高誄龍川謂如干戈森立有
吞虎食牛之氣有江陰懷古四音其一曰天地有大
經聖賢實先覺一身萬世則激懦返忠朴周勃宜少
知汲黯信無學赫然社稷臣漢脉終有托微臣有楊
雄百辭美新作男兒無英標焉用讀書博所見卓然

卷之二
蓋亦一時之豪